



夜郎，夜狼

□杜新英

母亲第一次出远门，就从山东农村去了贵州遵义。

2012年6月，在遵义读研的我生下了儿子。这一下把自己陷到了两难境地。继续读书吧，谁给帮忙带孩子？不继续读，眼看就要拿到毕业证了，最后一年放弃？

孩子父亲先请来了孩子奶奶，可是孩子奶奶不想待在异乡，本身也不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来了还不如不来。她不来我还能吃上孩子父亲买的饭，她来后，自己不上医院，还拖着儿子在家陪她聊天，她儿一不顺从就又哭又闹，刚做完剖宫产的我下不了床，彻底吃不上饭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母亲来了。

母亲人生的前六十年，从未出过远门。用父亲取笑她的话来说：“往东到过老店，往西到过汀水，往北到过夏庄，往南到过石莲子。不对，连石莲子都没到，就到过她姑家那个庄。”老店汀水夏庄石莲子，是我家东西南北方向逢集的村庄。我妈总算能赶集，比集远的地方没

去过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来伺候我，母亲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，从临沂飞到重庆，又从重庆机场赶到汽车站，买票，找车，坐上开往遵义的大巴。从老家到临沂，是三妹把她送到机场的。到重庆下飞机，出机场，去汽车站，买票坐车，这些都是她自己干的。重庆市那么大，重庆人说话，她一句都听不懂，这些事情她一个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山东农村老太太是怎么完成的？

我从来都不问，怕一问软了自己那颗坚持读书的心。只是听她说：飞机上邻座是临沂去重庆读书的大学生，大学生带她出机场，又给她指出了汽车站的方向。幸好重庆汽车站离机场不远，她很庆幸地说。我听了假装相信，不戳穿。虽然我没去过重庆机场，也知道重庆汽车站有好几个。但是，任何城市，一般都是飞机场在城外，汽车站在城内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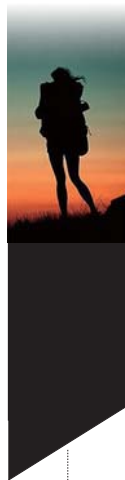
遵义古称夜郎，少数民族之

邦。迄今仍是各族聚集之地，汉人虽不少，但都被本地人同化，所谓普通话一开口就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。母亲一句话都听不懂。遵义气候潮湿，以冬天为著，本地人靠吃辣来抵抗外界湿气，脾气也像辣椒，火爆得很。我家世代居住山东，阳光灿烂，不吃辣，更没见过吼来吼去的交流方式。后来回忆这一年的生活，母亲的评价是：“就跟上了外国似的！天天下雨，阴冷潮湿，当地人说话像打架，吓坏人，一个字也听不懂，米饭都放辣，一口饭也吃不了！”是的，在遵义那一年，她的饮食全靠自己做。有一次突然停电，直至我回家，她和孩子才喝上热水，吃上热饭。

就在那么一个类似外国的环境里，就算每天都被拴在家里照看婴儿，度日如年，心惊胆战，母亲仍陪我度过了女人最艰难的一年。她替我照顾孩子，我才能抽身做实验写论文拿下毕业证。

母亲第一次出门，我永远不忘。

第一次

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 有故事的人

命题说明：人人都有故事。我们想做的，是向每一个有故事的人发出邀请，收集故事，激发写作、阅读和分享故事的兴趣。

我们希望收集和发布的故事具有非虚构的特质。或者说，我们主要提倡的是另外一种故事——那些你真实经历、耳闻目睹的事，人的回忆和讲述，对一件事情的记录，对一个事物的描述。

也许，我们的一次讲述只是关乎个人，但在历史的巨轮上，每个人的经历都浸透着惊心动魄的时代变迁。

写出自己的故事吧，和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包括个人情感、家庭、工作经历、难忘的事、家族史等等，以及你所熟悉或知晓的各行各业的人与事……总之，必须是真实的（如因回避隐私需要，可将作品中人物、地名等化名）。

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z@163.com

一瓣橘子

□刘为更

第一次吃橘子，是我十周岁的那年。

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，父亲接到居住在吉林省临江市的大舅发来的电报。电报的大体意思是：已离婚，孩子太小，无力抚养，望妹速去。

接到电报的第二天，母亲就冒着凛冽的寒风独自去了县里，坐上汽车，然后辗转临沂、徐州的火车，设法奔向大舅居住的山沟里。大学不识一个的母亲，愣是凭借着一股坚强的韧劲，在白雪皑皑的大山深处找到了大舅的住处，又带着她才一岁半的侄子返回我们家中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母亲回来的时候，已是春节过后了，不过天气依然是冰封雪冻寒冷异常。为了取暖，父亲在屋里点燃了一捆玉米秸，凝结在母亲头发上的冰碴子，已慢慢融化成水珠滴落在地上，或掉在破了几个窟窿的旧棉袄上。

喝了点热乎乎的小米粥，表弟停止了哭闹睡着了。于是，我们姐弟赶紧围坐在母亲的身边，想听听她给我们讲一讲往返途中的奇闻逸事。这时候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怀里摸出一只黄色的圆圆的东西，母亲说这叫橘子，是一位同道的好心人，同情一路上几天粒米未进的母亲和一直哭闹的孩子，在徐州火车站送给她的。我就是在那时才知道了什么是橘黄色。

母亲说原来一共两个橘子的，从徐州回临沂、莒县的路上母亲就剥开一只，由于天寒橘子凉，她就掰一瓣放进嘴里，含热后再咬破，一小块一小块地送进表弟的嘴里，到家时一只也就吃完了。说着，母亲又从兜里掏出一块完整的橘子皮，放在桌子上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它就像是一块又大又薄、表面没有饴糖粉的柿子饼。

这只橘子也是母亲亲自剥开的，用那双满是冻疮、裂着血口子的手，母亲剥得很谨慎，像是怕伤了橘子的肉。然后一瓣一瓣地分给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八叔（父亲最小的弟弟）和我们第五人，正好六瓣。父亲只顾拨弄着火苗，并不时地看上几眼床上熟睡的妻侄。

橘子酸酸甜甜，一点儿也不亚于春节时到六奶奶家磕头得到的月牙糖的味儿。我看到八叔、姐姐、哥哥、弟弟和我一样，都是一点点儿咬下，然后又一点点儿咽下的，不仅仅是舍不得吃，而是实在不忍心让那种妙不可言的味道瞬间消失。

后来工作，有了工资，我曾刻意去买过各种各样的橘子品尝，包括现如今各式的橘子新品种。近四十年了，都不曾有一瓣橘子，能比带着爱心人士的热心和母亲体温的那一瓣更沁人心脾回味无穷。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：向 平
美 编：马晓迪

约架

□樊磊

毕业当老师那年我十八岁。整个学校管理混乱，学生不服从管理，抽烟、喝酒、谈恋爱、聚众打架，勒索钱财的现象时有发生。老师不敢管，学校领导不愿管。

我教的是毕业班，和学生差不多年纪，个别学生年龄甚至比我都大。班里几个刺头组成小帮派在学校耀武扬威，扰得全校鸡犬不宁，整个学校校风学风极差，绝大多数学生也没有理想，只不过是混天度日，得过且过。

与学生们谈心，矛头都指向了几个刺头。学生们都说，只要制服了那几个刺头，班级就有凝聚力，学校也会平静下来。

怎样制服这几个刺头？不仅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也是全校的问题。领导不敢管，那只有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。

我计划与学生约架，约架的对象就是班里的三个刺头，约架的时间是周六傍晚，地点是学校东侧的小树林。

按时到了地方，因为我没有提前告诉他们三个约架，三个刺头迷迷糊糊地看着我，弄不清楚我要干啥。大道理我没给他们讲，我只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今天约你们出来就是和你们打上一架，你们别有什么顾虑。我现在的身份不是一个老师，不是你们的班主任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我胜了，你们要听我的；我败了，我马上离开学校。”

三个平时耀武扬威的刺头听了此话，面面相觑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说啥好。

我说“开始吧”，三个人仍然毫无反应。

“咱们可以单挑，你们也可以群殴！”

三个人也许被我的气势吓坏了，也许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老师，此刻居然一声不吭。

我吼了一句“那我就动手了”，血气方刚的我想也没想就冲了过去，把他们三个挨个揍了一遍，边揍边骂，而这三个人从头到尾没还手。

大海改道

□魏朝凯

小时候在老家，常听族长老爷爷讲，十一叔向来好吃懒做，迷恋二两小酒，日子过得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。但他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儿子“大帅”很争气，二十岁刚出头，就在青岛的大工厂承包了车间，搞机器零件加工，一百多号人呢，没几年就娶了城市户口的媳妇，有了商品房和宝马车。十一叔也不再愁钱花了，还拆了靠街老宅盖了三层小洋楼，将近六十万呢。大家都羡慕十一叔，说这是懒人有了懒命啊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难得几天赋闲在家，十一叔突然找我说，大帅想请我帮忙把村里新招的六名工人送到青岛去。我正想去青岛玩，当即便送他们前往。我心里很清楚，大帅是不放心这几个没出过远门的新兵蛋子”，生怕中途出了意外，这小心我得帮。

那个时代的火车站，乱，乱得人没有尊严。刚到站前广场，就有人强行拉着喝汤，五块钱三碗，不

喝就是“想挨揍”。不得已，通过交涉，买了五块钱的。年龄最小的小凡率先端起碗来就喝，但只喝了一口就吐在了地上，嘴里怯生生地嘟囔着“臭了”，还因此被广场管理员“罚款五元”并责令用手绢擦了地面。我无奈地缴了罚款，招呼大家快走。谁知，还没挪地方，又出状况了。两人随地吐痰，还是那位管理员，还是每人五元。经过一番交涉，一分钱没少，又缴了十块钱。要发票，没有，态度还很横。真是一趟操心的苦差事，我打心底里佩服大帅的“远见卓识”，这小子向来猴精猴精的。

忙着买票、进站、上车，检票口挤成一锅粥，也不管有没有票，一律放行，我反复交代要抓紧抓牢自己的车票。不想，大绿皮列车中途丢票的时候，小虫子又来了，竟然丢了三张票，说啥都没用了，那三个小子哭也没用，只有补票一条路可走。

十一叔说大帅交代过，让我带着这几个小家伙到青岛先看看大

海，都是自家爷们，花钱让他们见见世面。这一路折腾，把我搭顺风车游玩的兴致打回了冰点。这几个小子，一人一个用化肥袋子包装的大行李卷，走到哪里都不招人待见。我也跟着“沾光”遭了许多冷眼，没面子。

但这些第一次得见大海的生涩后生，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我“笑”了三十年，至今还在“笑”。特别是喝过“臭汤”的小凡，见到大海的瞬间，突然扔掉行李卷，两手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，狠狠地踹了一下脚，激动地对我说了句“乖乖，这个坑怎么这么大啊……”他应该是把村头的雨水坑当作参照物，我一时无语。这小子又问，对面的坑沿得多远？我说，到美国。他说，美国那么远，隔着青岛这么大城市，水怎么淌过去，大海得改道啊？听他如是说，我差点儿没有笑岔气。

从那时起，“大海改道”就成了小凡的绰号，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的。